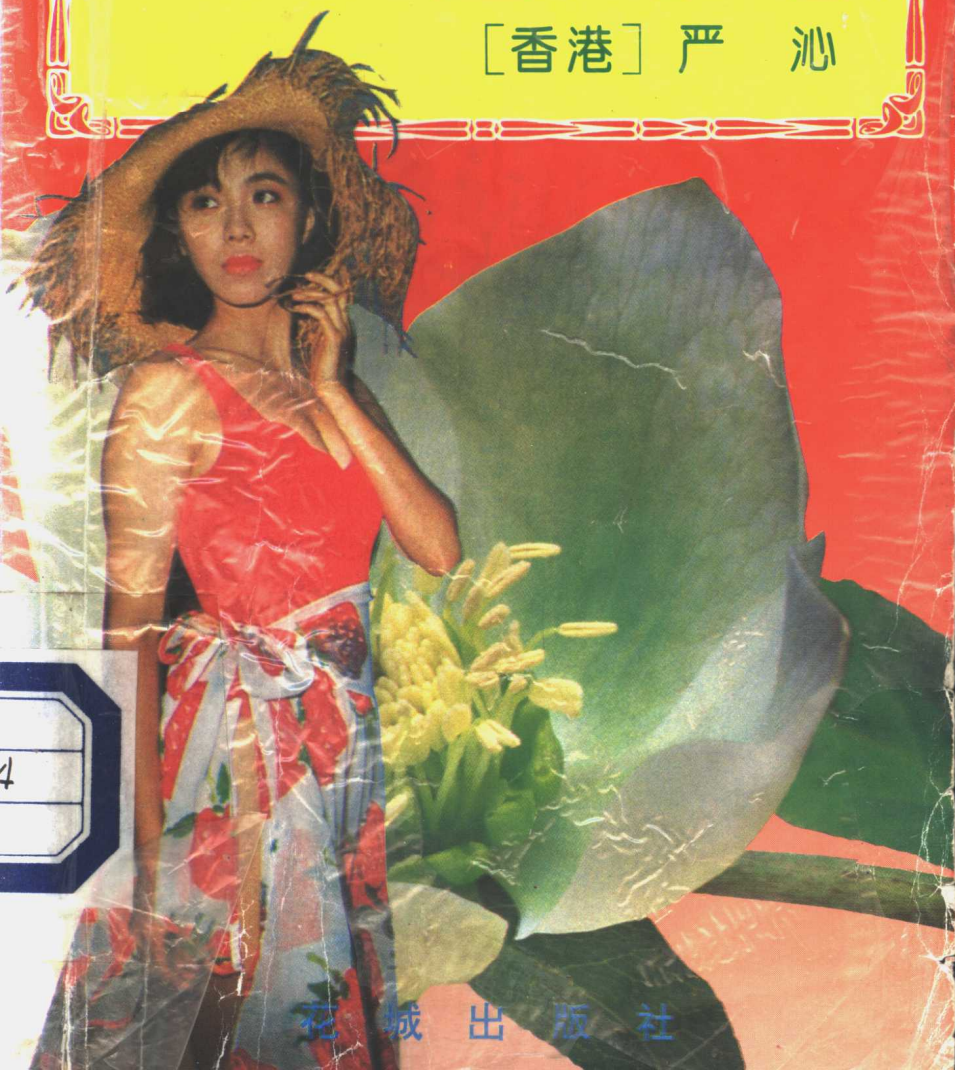


野百合的路

[香港] 严沁



花城出版社

野百合的路

〔香港〕严沁著

花城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,讲述的是一个杰出的中国传统女性的传奇半生。

她所走过的路,比别人要艰苦得多,她在十八岁已要独力支持整个家庭,不久,丈夫又出家做了和尚。她咬着牙关,凭着眼光和胆识,由一个电子厂女工成为大企业的首脑。

在事业上,或者她已得到了回报,不过,在感情上,她还是在徘徊、在期盼。她能吃苦、肯捱,但却不敢爱其所爱,她还是冲不破传统的道德枷锁。

萧百合在她宽大明亮的办公室里签完最后一份文件，长长地透了一口气，腰背却伸得更直更挺了。四十岁的百合是个精致的女人，恰到好处的五官巧妙地安排在小小脸蛋儿上，如果不是她眼中那份坚毅的夺人神采，人们会被她外形所骗，以为她是个柔弱女性。

事实上，百合拥有着整个十万英尺厂房的电脑电子公司，凭她的能力魄力，她使业务蒸蒸日上。这阵子的忙碌就是她要使这家公司股票上市，把业务扩展到海外去。只是今天她不用工作得太迟，因为是她的生日，她的子女们要为她特别庆祝。

四十岁了。她又舒一口气。并不是因为工作繁忙辛苦，而是，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工厂，这些年来来的挣扎奋斗终于有了成果。

四十岁，对其他的女人来说或许是该“退”的年龄，该享享清福了，可是百合不，每一岁的开始、每一朝的来到都是新的挑战，她决不能放松。她这半辈子的路都是这么奋不顾身地勇往直前，她习惯了，也享受这种冲锋陷阵的快乐与刺激。并不是她的野心，而是逼不得已。

然而这么悠长的日子，从十八岁开始到现在，整整二十二年了吧？从一无所有到今天，她是充满骄傲与感谢的。尤其岁月除了带给她成就、经验、智慧之外，仿佛并未在她脸上留痕，或许是她那种精致的五官、小小的脸蛋并不容易老吧？她看来仍如三十许。

她从不化妆，穿着也简单大方，她的美丽在于她的神采，在于她的气度，在于她那在其他女人身上、脸上看不到的坚毅。

秘书轻敲着门，送进来一封信。

“林太，刚才有人送来的信。”

是。萧百合是林太，二十二年前开始她就是，唯一的孩子已长大成人，只是，丈夫早就离弃她两母子，在她二十三岁那年就离开她了，遗留给她的年岁却是——她不再想下去，拆开那信封。

一张简单素雅的生日卡“生日快乐”，上款写着“百合”，下款只签了个“刚”字。

她心中一阵轻微的涟漪，一阵说不出的温馨。二十三年来每年生日收到这样一张卡，天涯海角从未间断，只是涟漪，掀不起心中更大的波动，然而那些日子以来，的确成了她生命中一个支柱，令她有勇敢向前的勇气，令她在绝望时还有一线光亮。对她来说，这卡有着永恒的意义，那个“刚”字也有着永恒的回忆。

回忆有甜有苦，有快乐有悲哀，属于“刚”的那一段既是充满了天真、单纯的快乐，那无忧的笑声散布在原野每一个角落

里——山坡上、小溪边、田间小路旁，那样的清纯，那样的童稚，像是用天上闪闪星星串起的日子，透明得纯白无瑕。

那个属于原野的“刚”，那个属于十八岁前的日子，那个她已埋藏了好久、好久，除了涟漪再也掀不起更大的回忆。

原野，“刚”属于原野，百合也是，那么纯朴、健康、硬朗、善良的孩子……

二

黄昏。

十七岁的萧百合放学回家。她不算高，五英尺四英寸的样子，但很瘦，瘦得有点我见犹怜。她念中五会考班，功课的压力令她沉默，精致的小脸上一片肃穆，唯一的一点光芒出于她寒星般的眼睛，那光芒很特殊。

推门进屋，她呆怔一下。父母都坐在小小客厅里，除了那个最爱串门子、大家都叫她十姨的女人外，还有一个颇为庄严的老人家。这是家里罕见的情形。

百合半低着头含混地打了个招呼，立刻闪进卧室。

家里很少有陌生的客人。

故意把卧室门留一个小缝，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。这只是

女孩子的好奇。

“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们俩慢慢考虑，”十姨仿佛对父母说，“林先生是很有诚意的。”

“是，是，我们会慎重考虑。”父亲应着。

“三天之后我来听回音，”十姨声音里有了笑意，“我希望你们夫妇别让我失望。”

“是是，我们会慎重考虑。”父亲再说。

然后听见开门的声音，十姨和那林先生相继离开了。

百合从卧室走出来。“那是谁？妈，”她低声问。她是个斯文的女孩子：“十姨带他来做什么？”

母亲看父亲一眼，没有立刻出声，有一点颇为为难的神色。

“他们是来求亲的。”父亲却说。

求亲！百合吓了一跳，替谁？

家中只有她一个女孩子，弟弟尚年幼，难道是替她提亲？

“爸爸——”

“我还在考虑，”父亲正色说，“林家是正当人家，书香门第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人家的家长亲自上门了。”

“但是——我还念书。”百合低声抗议。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还有求亲这件事吗？何况对方是什么人没见过。

“念完中五也差不多了。”父亲是威严的，在家中，他讲的话就是法律，“林家是好人家的，在我们附近的这条乡村，以他们最富有。”

百合觉得委屈，却不敢表现出来。

父亲是古老家庭里对传统的守护神，任谁也不能侵犯他的尊严。

“一切——也还只是谈谈，未定大局，”母亲在一边打圆场，“你别担心。”

“是。”百合的头垂得更低。

十七岁，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与憧憬，心中也有梦，这么早替她订下终身，她怎能不觉委屈？而且——现在老早兴自由恋爱，隔壁的慧姐不是嫁了城里的一个好看男孩吗？看他们多幸福快乐。

回到房中，她无心看书做功课，她觉得这一切对她是来得太早太急了。

母亲跟着进来。

“百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见过对方男孩才算数，不会委屈你的。”她说。

百合心中更惊，这么说，事情是否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？

“妈，我还想去做几年事，结婚是太早了，我才十七岁。”

“我知道，时代不同了，可是你爸爸——”母亲似有隐衷。

“我们家有困难？”她是聪明的。

“哎——不，”母亲摇头，“你别问，放宽心情，事情还没有决定。”

“你能帮我吗？妈妈。”百合请求。

“我会尽力。”母亲离开。

分明是件喜事，为什么大家都愁眉苦脸？

吃晚餐的时候谁也没再提起这事，父亲的严肃面孔甚至

使大家都不敢出声。

晚上做功课，百合像往常一般努力，可惜心神总是不定。结婚，这两个字来得太突然，太突然了，只能令她张皇，措手不及。

梦中都不得安稳，许多莫名其妙的怪梦，许多不知所谓的景象，然后——梦到“刚”。

早晨醒来，百合仍紧记着梦中的“刚”，怎么会梦到他——那比她高一班的男同学？

“刚”是中六理科班的班长，是个瘦长清秀的男孩子，功课很好，身上有一股难见的书卷味，讲话很斯文有礼，尤其是——尤其是当他的眼睛转到百合身上时，有一丝十分动人的温柔。

他们是熟悉的，却不很接近。

在这比较保守的卫星城市里，年轻男女走在一起会被人说闲话的。

但是，今晨他们在回学校的途中遇到了。

“早。”刚先打招呼。

“嗨。”百合看他一眼立刻垂下头。她并不是个害羞的女孩子，在任何人面前她不会如此，只是遇到“他”。

“你比平日早了些。”他说。

平日他也注意她上学的时间吗？

“今天醒得比较早。”她答。想起昨夜梦中有他，莫名其妙的脸红。

“有事吗？”他是极细心的，“你看来脸色不好，功课压力？”

“不，不，是点私事。”她摇头。

“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分担，请告诉我。”

她为之动容。

怎样的一句话？“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分担，请告诉我。”她的心跳加速，她感觉到他的心意。真的，她感觉到。

“我——我会。”她觉得眼泪浮了上来，在她眼眶中转动。

她不让它们滴下来，她不能。她不能让自己变成那么软弱的人。

默默无言直到学校门口，然后各自回教室。

很奇怪，今天百合的心就觉得踏实了很多，“刚”愿为他分担呢。

“刚”叫什么，全名是什么，她很容易可以知道，只要问一声中六班同学。可是她没有这么做，他是“刚”，这就够了，名字应不代表什么，重要的是他那个人。

在学校是快乐的，百合喜欢学校里的气氛，无忧无虑，只为书本学问而努力。而同学都是那么亲爱友善的。

“我预备报考中大，你呢？”淑华说。她是百合最好的女同学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百合摇摇头，“我还没仔细想过。也许我要工作。”

“你不是说过想考中大吗？”淑华诧异。

“不一定。”她不愿深谈。

“他们说早晨见到你和阿刚，”淑华似试探，“你们约好

的？”

“怎么会？”她淡淡摇头，心中却有丝甜意，“在半路碰到而已。”

“你们很亲。”

“别乱说，给别人听到算什么，”百合很紧张，“我跟他一点也不熟。”

“但是，好多人说他的眼睛总跟着你转，他眼中只有你。”

“更胡扯，”百合脸红了，“你知道我不和任何男同学来往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他——”淑华知道玩笑不能开下去，自动住口，“百合，你不会等父母替你说媒的吧？”

“你——”她心中不安与委屈又浮上来，谁说不是？

星期天的早晨，百合起身早，到小小的后园里淋花。

她看见比她小三岁的弟弟树人在后园的一角埋头读书。树人是个勤力用功的学生，中二，成绩极好。父亲说过以后要供他上大学。

“早，树人。”她微笑。

她十分十分爱惜这唯一的弟弟。

树人抬起头，神色有点特别，特别得她竟无法看得懂：

“早，姐姐。”

“礼拜天，也不多睡一阵，平日读书，你总是睡眠不足。”

“不。我睡不着。”树人的声音很沉很闷，有心事似的。

“有什么事？”百合是敏感的。

树人把视线定定地放在她脸上好久。

“没事。”他又低下头。

百合知道树人一定隐瞒了什么，可是也深深了解固执的弟弟，他若不说，没有人能从他嘴里听到什么。

她慢慢地淋花，修剪了一些花枝花叶，然后预备回房念书。她是会考班，这一年的成绩对她一辈了都好重要。

“天气太热时你进屋，不要热坏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树人的声音不但闷，而且还有点赌气的味道。

这孩子，谁又惹了他？

看了一小时书，她听见父母起身的声音，屋子不大，隔一道墙的声音容易传过来。

她立刻起身，到厨房预备早餐。看看时间，现在也不过清晨七点十分。

把热腾腾的粥、小菜全搬到饭桌上，母亲也就开门出来。

“唯一的假日为什么不多睡？早餐我会弄的啊。”母亲责怪。

“我乐意为你分担家务。”百合愉快地说。

几天前那些忧虑已去，父母并没有说什么，那头莫名其妙的婚事不成了吧。

母亲怜爱地看着自己标致的女儿，坐下来什么都不说。父亲跟着出来。

连吃早餐他也是严肃的。连一向多说话的树人在早餐桌子上也沉默得很。

只要不提“婚事”，百合就什么都不介意。

“百合，等会儿帮我去街市买点东西。”母亲吩咐。

“是。”她真是愉快。

去街市是种享受。一斤白菜一斤肉，看见那些新鲜的蔬菜，看见街市人头涌涌是另一种味道，有别于她单调枯燥的念书生活。

一星期让母亲买一次东西真的是她的享受，自由无忧的。才转弯，她就看见“刚”。

他可是故意站在那儿的？他是在等她吗？心中一阵模糊的喜悦涌上来。

没穿校服的“刚”似乎比在学校时成熟了点，也英挺了些、悦目了些。

“嗨。”刚也有点脸红。

百合默默看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，两人很自然地走在一起。

任谁看了都不得不由衷地赞一句，的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“我想——”刚开始说话，很困难地说，“我希望——我——”
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百合应付了尴尬窘迫的场面。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镇定。

“是，我来——等你。”刚是鼓起了最大勇气，“今天天气那么好，你可有时间去爬山？”

百合心中一阵剧烈的跳动，这是什么？年轻人口中的“约会”？喜悦泛滥开来，她有点手足无措。这毕竟是第一次。

“我是说——午饭之后，二点半我在刚才的地方等你。”刚再说。

百合只是想了一下，立刻点点头。

她根本没有拒绝的意思。刚是个特殊的男人，尤其在她心中，平日刚那温柔的眼光只要停在她脸上，她就有模糊的喜悦，就莫名其妙的心跳。

她喜欢跟他在一起，她答应了。

刚似是心花怒放，像个小孩子得到他向往已久的心爱玩具，快乐得有点失措，有点不能置信。

“那——那——那我们两点半见。”他竟然涨红了脸，“两点半我会等你。”

她再轻轻点头。他转身大步跑开，那模样仿佛要飞。

只不过相约爬山，这对年轻人已开心得如此这般。百合脸上一有兴奋的微晕，眼中的神采就十分动人，连步伐都变得轻松了。

午餐后，看准了时间，她悄悄出门。

只要告诉父母她要外出，父母对这一向乖巧听话的女儿并不太约束。

刚果然站在那儿。

他看来站了很久，很久了，姿式都是僵硬的，像石膏像。

他用喜悦无限的眼光迎着她。而她的感觉是，他们互相就这么一步又一步地走进对方的心中。

“等了——很久。”她吸一口气来平抑心中剧跳。

“不算久。我一点半就来了。”

“不是说好两点半吗？”她眼珠溜溜地转向他，立刻又转开。

“我心急，”他居然不敢看她，“吃完饭我就出来，我宁愿在这儿等。”

他带她到附近最高的一座山。

“我已爬过十次，我是说爬到山顶的那种。”他说。在山边他立刻活泼轻松了好多：“从小我就想征服它。”

“我第一次来。”

“世界上有无数山峰，这是最近最近的，我先征服了才可以挑战其他更高的。”他豪气干云，“我的志愿是外面广大的世界。”

“你会读大学？”

“我报考了港大，而且极有信心。”他说，“港大只是我的开始，我会留学。”

她默默地叫着，默默地赞许着。男孩子理该如此，如果做得到，她也要树人留学。

“我只想中学毕业，好好地做几年事。”

“你不读大学？”他很意外。

“可能家里不允许，我只是个女孩，若有机会，也该留给弟弟。”她温顺地说。

他望着她一阵。

“以你这样的人才，很可惜。”

“不会。利用工作我一定也能达到我的理想和目的。”她微笑，“读书和工作都是种方式和程序，而结果可能是一样的。”

他感到很意外地想了一阵，展颜而笑，露出健康整齐的牙齿。

“你讲得对。”他大声说，“只要努力不懈，我们的目的地和结果都会一样。”

两个年轻人互相凝视一阵，互相都觉得被鼓励了。

“来。我们再继续爬上去。”刚说，“你体力行吗？”

“或许今天不行，但还有下次，是不是？”她回答得极好。

“是。还有无数个下次，总有一天你会爬到山顶的。”他说。

他们始终是上不到山。百合体力不行，而且没有爬山的经验。但是他们不气馁，因为他们年轻有斗志，他们还有无穷无数的机会。

百合回到家里已快五点，母亲在预备晚餐，而父亲则沉默地坐在小小客厅里。

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她说。

父亲抬头看她一眼，点点头。

“你坐下，我有话说。”他说。

百合心中怦怦跳起来，是父母不喜欢她和刚出去吗？谁发现的？

她沉默地坐着，不敢出声。

“我，”父亲清一清喉咙，“我答应了你和林家少爷的婚事。”

母亲轻悄的从厨房溜出来，站在一边听。

“爸爸——”百合震惊得不能置信，“你——你——”说完

眼泪已默默流下来，如泛滥的河水，再也不可收拾。

“考完会考，你们就结婚。”父亲再说。

父亲的话——一切就决定了，再也不能更改。百合一句话也没说，只默默地流着泪，脸色苍白。

母亲站在一边不知所措。而弟弟树人则在他房门边，似愤怒得脸也变青了。

是父亲的一意孤行，对吧？他们都不同意，都不赞成。

百合心中千头万绪，想起刚，想起将来，她有万念俱灰的感觉。

命运对她是否太不公平了？

她一句话也没说的就回到房里。父亲的话她从来没有反驳过，没有顶撞过，现在也不敢，从小她就柔顺。

只是——就这么订了终身？她实在太不甘心了。

母亲悄悄地溜进来，眼角也有泪影。

“百合，我知道你的委屈。”她说，“不过——爸爸的意思是早替你订了头人家他也安心。何况林家少爷相当不错，我看了照片。”

百合沉默着，眼泪已停止。

“我们——唉，”母亲似是有口难言，“我不知道怎么帮你，但林家是不错的，他们一定会很好地对待你。”

“是不是——有什么条件？”百合问。

母亲呆怔住了，好半天才说。

“怎会——有什么条件。”她结巴得显然有丝怒意，“我们岂是卖女儿之人？爸爸只是——只是提早为你安排了些事。”